

拉萨春骑

□ 杨霞瑜



在日出之前，拉萨城是静默的。高原的日出比内地要稍晚一些，我特意设了早上7时的闹钟，准备去邂逅一场高原的春天。

高原的春天，步伐矜持而含蓄，却又在不经意间处处留下踪迹。它隐匿于雪山融水的叮咚脆响里，那潺潺流淌的雪水，宛如春天灵动的音符，奏响了大地复苏的乐章。它亦藏身于桃枝初绽的一抹绯红之中，那娇嫩的花瓣，恰似春天羞赧的脸颊，为高原添上了一抹柔美的色彩。我迫不及待地跨上单车，脚尖轻轻一蹬踏板，车轮缓缓转动，就此开启了这场满怀期待的骑行寻春之旅。

风带着丝丝寒意拂过耳畔，可仔细一嗅，竟裹着远处雪山的清甜，瞬间让人精神一振。沿着街道骑行，很快到了八廓街。近处的天光从浅蓝变为紫色，又柔化为粉色，像是某位高超的沙画人以天幕为布在作着画，颜料也许就取自拉萨河的蓝、藏袍的红与高山草甸的绿。光是这变幻的天光，已经让我看得入迷了。

一位藏族阿妈摇着转经筒迎面走来，绛红色的藏袍被风吹得微微扬起。她笑着用藏语对我说了些什么，又指向巷口的桃树。我看向那株桃树，枝头花苞半绽，几片花瓣打着旋儿

飘进我的车筐，像雪山女神涂抹胭脂时落下的余粉。我继续骑行，车轮碾过沾着晨露的花瓣，在石板上洒出浅粉的痕迹，格外好看。

离开八廓街，我沿着北京东路，朝西骑行。拉萨河在旁悠悠相伴，一路相随。高原的绿化带宛如一座被施了魔法的花园。梅花粉瓣微微张开，带着腼腆笑意。红叶李的白花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，微风拂过，花瓣如雪片纷纷扬扬飘落，给人行道铺上了一层花毯。在这离天空最近的高原之上，春天如一位不期而至的勇士，带着磅礴的气势迅猛降临。半个月前还是荒芜的冬景，如今却已是满目春色了！

拉萨河如同一条丝带，轻轻地缠绕在拉萨城的腰间，又悄悄地流向远方。河流停滞在一块滩涂时，它的分支开在河谷中间，收容了许多老树和飞鸟，湛蓝的河水流过山脚，流过村庄，流过热闹的广场，滋养了欣欣向荣的拉萨城。

拐出城区，柏油路变成了碎石小道，单车在颠簸中吱呀作响，惊飞了田埂上觅食的麻雀。远处，春耕的画卷正徐徐展开。健硕的牦牛低垂着头，犁铧深深切入黝黑的土地，翻起的土浪泛着油亮的光泽，仿佛大地裂开无数道微笑的唇纹。几十步开外的田垄

上，一名女子正弯腰撒种，动作如舞蹈般轻盈——左手挽着柳条筐，右手从筐里抄起青稞种，五指张开时，金黄的种子便呈扇形洒落土地。

草地上，有一家人正惬意地“过林卡”（藏语意为园林活动，主要是郊游、野餐等，是西藏民众传统休闲活动）。简易的蓝色塑料布铺在地上，上面摆满了铝制饭盒，里面盛着糌粑、酥油茶，还有切成小块的牦牛肉。老人坐在一旁，孩子们在草地上你追我赶，鞋子上沾满了泥土。年轻夫妇也在忙碌，丈夫正专注地用石头堆砌简易炉灶，每一块石头都被摆放得稳稳当当。

人们把拉萨称为日光之城，这儿的阳光极为慷慨无私，毫无吝啬地倾洒，将整座城温柔笼罩。也有人讲，拉萨的生活节奏慢得很，能让人悠悠哉哉地感受时间。“过林卡”便是他们的一种日常习惯。我来到拉萨的半年里，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习惯。有时候就在树林下静静地躺一下午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也丝毫不觉得是在虚度光阴。在阳光的轻抚下，一切关于宁静与美好的向往，似乎都有了栖息之所，得以一一实现。

日头渐渐西斜，我朝着布达拉宫后面的宗角禄康公园骑去。此时，暮色中的布达拉宫在余晖下白得发亮，神圣又庄严。

华灯初上，城市渐渐被灯火点亮。我将单车稳稳地锁在玛吉阿米餐厅外，转身走进一家藏茶馆。店内，戴着毡帽的老人们正专注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春耕新闻，他们的双手熟练地搓着糌粑，铜壶在炉火上咕嘟咕嘟地沸腾。我点了碗甜茶，点了份炸土豆，奶皮在碗沿凝成好看的金圈。

回家的路上，单车载着夜色缓缓滑行。车辙拖长的影子时而爬上白墙，时而跌入水洼，仿佛在丈量高原春夜的心跳。这一日的轮印从桃枝初绽的绯红出发，碾过青稞种坠落的弧线，最终融入布达拉宫墙根下的月光里。风中绽放的花苞、弯腰撒种的藏族同胞，这些画面，随着车铃响起，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拉萨的春天，或许从不为季节所困。它超脱了时间的桎梏，只要高原这片广袤的土地坚实如初，只要人们眼中对生活的热爱之火永不熄灭，春天便会岁岁年年，如期而至。

墙，向游客展示着浓郁的岭南风情。

巷子的尽头是一座清末民居建筑，也是我们此行的第二站：双清楼。双清楼原是廖仲恺、何香凝夫妇的故居，取“人月双清”之意，可惜此次没有开放。心中不免遗憾，正午太阳直照，纵使春风在耳边呼呼，额头仍然渗出汗珠，肚子也咕噜噜叫唤起来。这时空气中飘来阵阵香气，诱得我们四处张望。原来香味来自拐角处的一家大排档。牛肉河粉在猛火的铁锅里翻滚着热气，铁铲颤动与锅底碰撞发出脆响，镬气（粤语，普通话叫锅气）裹挟着酱香迎面扑来。那飞舞的牛肉在烈焰中折射出花生油的润泽，与牛肉一起沿着锅壁滑落的河粉泛着琥珀光泽，边缘微焦，让人直咽口水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我们锁车、落座、点餐，一气呵成。

等待期间，老板热情地沏上一壶春茶，白瓷杯里温润的茶汤氤氲着春意，正好驱散了岭南的潮气。轻轻吹着茶面，瞥见路边木棉花在树杈摇曳，宛若熊熊燃烧的火焰苗，不一会儿便打着旋儿从枝头飞舞落下。服务员端上了我们点好的菜，还有一盘青团和栾橪糕，老板说这是送我们的，只有这个时节有，趁新鲜。

那蒸出的青团浮着一层水光，咬上一口，清苦回甘，竟比春茶更沁香清新，这原汁原味的口感是超市冰柜里裹着保鲜膜的速成品远远比不得的。栾橪糕也充满了春日草木香，一口下去，仿佛能品尝到木杵撞击石臼绿汁迸发的清甜。美食终究和建筑一样，需要慢火熬透岁月，深深扎根在寻常巷陌百姓人家，渗透在深入骨髓的市井烟火气中，才能生生不息又不失去其最本真的味道。

吃得满足，我们再次启程，顺着滨江西路，沿着珠江一路骑行。一阵阵清爽的江风吹鼓了冲锋衣的褶皱，又在车轮后旋出涡流。我放慢速度，望着对岸的粤海关博物馆，以及曾沦为英法租界的沙面岛上的欧式建筑群。它们都在春日午后的阳光里静静伫立，喃喃讲述着这座城的历史变迁。岁月深邃，人民桥下江水不停息地向远方奔流……

石狮城的恋春曲

□ 温吉娜

找到这辆自行车时，它已经“游手好闲”了很久。这天是来福建泉州石狮市的亲戚家做客，长辈没空招待，让我自便。于是我揣着手东逛西逛，半晌，在大门后找到一位一样无所事事的“老伙计”——一辆落满灰尘的老式自行车。

日光照进院子，处处都是金黄色，春意早浓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怎么能窝在屋檐下呢？我被阳光晒花了眼，伸手拍了拍坐垫，往脚踏上一蹬，听见“咔”的一声，车轮顺畅地朝前滑动。车还能骑！我心下大喜，双手握上车把，最后向亲戚打了声招呼：“我骑车出去玩会！”

说起来，在石狮，还真有非骑行不可的理由。离开小院，“老伙计”钻进永宁老街，清一色的石头老厝，分叉的小路时窄时宽，汽车在此束手无策，灰色的石板路面却永远容得下一辆自行车细细的车辙。炮仗花的橙、三角梅的粉、小叶榕的绿……悠悠踩几轮脚踏，从街头到巷尾，老街的春色被微风徐徐填进眼睛。不用顾虑走马观花，脚步在我足尖，手刹随刹随停，眼睛可以肆意留恋好风景。

永宁老街的古迹，除了红砖大厝，还有番仔楼。虽然高度不过两三层，岁数也刚过百余年，但一栋栋番仔楼在老街的分量，却一点不比古厝少。罗马柱撑起百年岁月里，观潮楼兀自面向大海，阳光把石灰外墙镀成金色，借此，横梁上的粉彩灰塑在春日短暂地重获新生。我骑着车停在观潮楼外，仰着头望了一会，观潮楼便斜着影留在我的心底。

自行车重新上路，直直朝东南骑，黄金大道在不远处等着我。车轮碾过两排行道树投下的绿荫，春夏两季，绿叶被春日染成黄金色，只有本地人知道，黄金大道的“黄金”，起初正源于此。游人到石狮，听闻黄金大道，常常满头雾水，不过，大道尽头名声显赫。车子骑到路尽头，一线蓝海横在眼中，打下脚撑，“海天佛国”洛伽寺、黄金海岸到了。

自行车骑不进洛伽寺，庙宇和沙滩隔着一道长桥。如果遇到涨潮，水满桥洞，远远望去，洛伽寺便成了浮在海面的一座岛。

光脚，踩上黄金海岸的沙滩。沙子软乎乎，海水暖乎乎，只有泉州人知道，春天才是来海岸的好时候。夏

天太晒，秋天渐冷，冬天海水凉飕飕。春花开不到海上，春风吹得过来，五颜六色的泳圈和沙滩玩具就是证明。我不下水，找不停吆喝的婆婆买一杯甘蔗汁，坐在沙滩上，懒懒地“泡”了会日光浴。洛伽寺还在视线里，瓦红、海蓝，色彩对比太鲜明，在海上，洛伽寺开成了一朵花。

大王椰子树绿叶盎然，卫兵一样守着沙滩，我越过去，找到了我的“老伙计”。车轮一拐，顺着沿海大通道滚动。抬眼见海的辅路铺了塑胶，骑上去舒坦得很，或许，这是属于自行车的沙滩。

这条路很长，贴着海岸线延伸，罕有游客，多的是骑着自行车和电动车的本地人。在地图上，我找到一段红塔湾旅游公路。红塔湾在哪呢？春日的海风温柔地拂过脸颊，我慢慢悠悠地踩着脚踏，不多时，发现一座四层石塔在路边等我。叫游人纳闷的是，它并不是红色的，通体石灰色，光瞧着，怎么都看不出和“红塔”的关联。

得亏我不是头一次来，上一次，我坐在长辈的电动车后座。她讲得很仔细：“要看红塔，得早上五六点钟来，红的朝霞一染，这座塔就不就变红了吗？”这座据传始建于清朝的折风石塔，每逢朝阳，便会华丽变身。我站在塔下，想象着石塔身着红衣的样子：站在裸露的岩石上，阳光一点点



白麟洲上慢时光

□ 徐虹雨

这幅油画、这卷诗书。洲上没有汽车，自行车、三轮车、摩托车便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。慢节奏，也正是白麟洲的节奏。

白麟洲的中心位置，有两栋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苏式红砖房，一栋曾是学校，一栋曾是大礼堂。当地的村民告诉我，大礼堂过去可是白麟洲的地标建筑，比当时桃源县的剧院还要气派，戏班子在白麟洲唱一唱就是一个星期。那时，啦呀的唱腔，如浪花随着沅江的波浪，传到附近的村落，吸引着村落里的人坐船来洲上看戏。如今，这两栋建筑都静静地卧在春风里，大礼堂婉转的曲调，学校里琅琅的读书声，都慢慢飘远了。

我停下车，走向大礼堂。大礼堂的外墙上，早年的标语依然十分清晰。礼堂里面，还保留着岁月留下來的斑驳痕迹。地面没有硬化，露着泥土的本色，长年累月被一双双脚踏得非常坚实。墙壁也没有刻意粉刷，落着岁月的尘。

白麟洲上，还有一棵古樟树，村民说这棵树也许有300岁，也许更年长。我来到古樟树下，看到樟树粗壮的腰杆需要好几人合着才能抱拢。



本版插画 芝芝